十誦律/卷第 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十六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四十六(第七誦之五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

百七十八單提法之三

◎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常入出他家。有居士婦言：「汝度我出家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汝與我鉢，我當度汝；與我衣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我當度汝出家。」居士婦言：「汝等客作度人耶？」是比丘尼言：「爾。」他日諸善比丘尼，至是居士舍，居士婦問言：「汝等實客作度人耶？」善比丘尼言：「誰作是語？」居士婦言：「我語助調達比丘尼：『汝當度我出家。』便語我言：『與我鉢來，我當度汝；與我衣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我當度汝。』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作是言：『汝與我鉢、與我衣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我當度汝？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作是言：『汝與我鉢衣來，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我當度汝。』」佛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作是言：『若汝與我鉢衣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

日藥、盡形藥，我當度汝。』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作是言：「汝與我鉢衣、戶鉤、時藥、時分藥、七日藥、盡形藥，我當度汝。」皆波夜提。隨作是語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二十三事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國，居士有婦不隨夫教，以手脚打驅出自舍。有比丘尼常入出是家，婦往至比丘尼所。是居士到餘聚落，作是念：「我婦將無走去耶？」還舍覓不得，居士念言：「我婦必往至比丘尼精舍。」居士復作是念：「置使在彼令好調伏，後當將還。」是婦五六日住已，語所知識比丘尼：「善女！何不度我？」答言：「汝婿尚在，云何度汝？」婦言：「夫不用我，若須我者，應當自來，亦當遣使。」比丘尼即度令出家。是居士聞婦出家，瞋恚語婦師言：「汝惡比丘尼、賊比丘尼，汝破我家。」「何故破汝家？」答言：「奪我婦作比丘尼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此是汝婦，汝便將去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主不聽便度他婦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主不聽便度他婦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主不聽便畜為眾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女人主不聽，畜為眾者，波夜提。」

主不聽者，有三種：若未嫁女；父母不聽；若已嫁未至夫家者，爾時兩邊不聽，若已至夫家，夫主不聽，波夜提。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夫主不聽便度，波夜提。隨不聽度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二百四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有大式叉摩尼，可受大戒。施越沙比丘尼，見是大式叉摩尼，即便語言：「汝何不受大戒？」答言：「助調達比丘尼兇惡喜鬪，我不欲從彼受大戒。汝若與我作和上尼者，我當受大戒。」施越沙言：「汝二歲學六法，我當畜汝為眾。」是大式叉摩尼二歲學六法已，語施越沙言：「汝語我：『二歲學六法，我當畜

汝為眾。』我已二歲學六法，汝當畜我。」施越沙言：「我不畜汝。何以故？是助調達比丘尼兇惡喜鬪諍，自能傷他、亦能教人作，以是故我不畜汝。」又言：「汝若不能畜我，何以語我二歲學六法？若汝先不語我者，我不二歲學六法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語他言：『汝二歲學六法，我當畜汝。』後便不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語他言：『汝二歲學六法，我當畜汝。』後便不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語他言：『汝二歲學六法，後當畜汝。』若不畜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語他言：「汝二歲學六法，我當畜汝。」後便不畜者，波夜提。隨不畜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二十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歲歲度弟子，語諸弟子言：「我所入處，汝等皆隨我入。若我有所得者，汝亦當得。」偷蘭難陀比丘尼，一時著衣持鉢行乞食，入一家得滿鉢去。次弟子入，又得滿鉢去。第二、第三亦復次入。居士不能復與，即閉門作是言：「誰能與是諸不吉比丘尼食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歲歲度弟子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歲歲度弟子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歲歲度弟子者，波夜提。隨歲歲度，隨得波夜提。不犯者，若隔歲度一、若度二者，不犯。(一百二十六事竟)

◎

◎比丘尼壇文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迦毘羅女作比丘尼名跋陀，有式叉摩尼可受大戒。爾時阿難常為比

丘尼差十比丘眾，與受大戒。時阿難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，跋陀比丘尼遙見阿難舍衛城乞食，往到其所，頭面禮足一面住，白言：「大德阿難！我有式叉摩尼可受大戒，願差十比丘眾。」阿難問言：「比丘尼僧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未？」答言：「已作。」「何時作耶？」答言：「昨日作。」阿難即默然受。跋陀比丘尼知阿難受已，頭面禮足而去。阿難乞食食已到祇洹，持戶鉤遊行，從一房至一房。佛遙見阿難持戶鉤從房至房遊行，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汝何故持戶鉤遊行從房至房？」阿難白言：「世尊！跋陀比丘尼有式叉摩尼可受大戒，語我差十比丘眾。我今欲差，是故持戶鉤遊行諸房。」佛問阿難：「諸比丘尼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未？」答言：「已作。」「何時作耶？」答言：「昨日作。」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諸比丘尼用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欲畜眾耶？」答言：「用宿作。世尊！」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跋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用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畜眾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畜眾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用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畜眾者，波夜提。隨畜，隨得波夜提。

佛雖如是聽受大戒法，諸比丘尼不知云何受？佛言：「受具足法者，比丘尼初來，將式叉摩尼入尼僧中，教人人頭面禮僧足竟。尼羯磨師應教受衣鉢，問：『此衣是汝有不？』答言：『是。』應教効我語：『我某甲，是衣僧伽梨若干條受，割截衣持。』第二：『是衣僧伽梨若干條受，割截衣持。』第三：『是衣僧伽梨若干條受，割截衣持。』次問：『此衣是汝有不？』答言：『是。』『我某甲，是衣欝多羅僧七條受，兩長一短，割截衣持。』第二：『是衣欝多羅僧七條受，兩長一短，割截衣持。』第三：『是衣欝多羅僧七條受，兩長一短，割截衣持。』次問：『此衣是汝有不？』答言：『是。』『我某甲，是衣安陀會五條受，一長一短，割截衣持。』第二：『是衣安陀會五條受，一長一短，割截衣持。』第三：『是衣安陀會五條受，一長一短，割截衣持。』若僧伽梨縵，是僧伽梨縵衣受持。若欝多羅僧縵，是欝多羅僧縵衣受持。安陀會縵，是衣縵安陀會受持。次教言：『此衣覆肩衣受是，是汝有不？』答言：『是。』應教言：『此衣覆肩衣受，長四肘廣二肘半，是覆肩衣持。』第二：『此衣覆肩衣受，長四肘廣二肘半，是覆肩衣持。』第三：『此衣覆肩衣受，長四肘廣二肘半，是衣覆肩衣持。』次教：『此衣厥修羅受，長四肘廣二肘半，此衣厥修羅衣持。』第二：『此衣厥修羅受，長四肘廣二肘半，此衣厥修羅衣持。』第三：『此衣厥修羅受，長四肘廣二肘半，此衣厥修羅衣持。

』次問言：『此鉢多羅是汝有不？』答言：『是。』應教言：『我某甲，此鉢多羅應量受，長用故。』第二：『此鉢多羅應量受，長用故。』第三：『此鉢多羅應量受，長用故。』受衣鉢已。次教令乞屬和上尼：『我某甲式叉摩尼，求尊為和上尼，願尊為我作和上尼。我某甲，因尊和上尼故，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憐愍故！』第二：『我某甲，求尊為和上尼，願尊為我作和上尼。我某甲，因尊和上尼故，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憐愍故！』第三：『我某甲。求尊為和上尼，願尊為我作和上尼。我某甲，因尊和上尼故，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憐愍故！』應問和上尼：『能不？』若言：『能。』應教著見處離聞處。即時尼羯磨師應僧中如是唱：『誰能為某甲作教師？』若有一比丘尼言：『我能。』」佛言：「是比丘尼有五法，不應令作教師。何等五？隨愛教、隨瞋教、隨怖教、隨癡教、不知教不教。若成就五法，應作教師。何等五法？不隨愛教、不隨瞋教、不隨怖教、不隨癡教、知教不教。即時應唱言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是式叉摩尼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。比丘尼某甲，能為作教師，教某甲故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比丘尼某甲為教師，教某甲故。如是白。』『大德尼僧聽！是某甲式叉摩尼，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，某甲能作教師教某甲。誰諸尼僧忍立某甲為教師教某甲者默然，誰不忍便說。』『僧已立某甲為教師教某甲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(已被羯磨者，應往教正衣服、右膝著地、合掌而問言：)

「『汝某甲聽！今是至誠時、實語時，後尼僧中亦如是。我今問汝，若實者當言實，若不實當言不實。我今問汝：汝是女不？是人不？非是非人不？非畜生不？非是不能女不？女根上有毛不？不枯壞不？無[病-丙+帶]下病不？非偏不？不二道合不？女根不小不？非是不能產不？非是無乳不？非是一乳不？非是恒有月水不？非無月忌不？非婢不？非客作不？非買得不？非破得不？非兵婦不？非吏婦不？非犯官罪不？不負他物不？女人有如是等病：癩病、癰疽病、瘖盡病、癲狂病、長熱病，無如是等病不？父母夫主在不？父母夫主聽出家不？五衣鉢具不？汝字何等？和上尼字誰？』答言：『我字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』(尼教師問竟，應白僧：『是式叉摩尼某甲，我已問竟。』尼羯磨師應言：『若清淨者將來。』更一一禮尼僧足已。)

「次教乞屬和上尼羯磨。羯磨法者，『我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我今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。僧當與我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，憐愍故！』第二：『我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我今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。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，憐愍故！』第三：『我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我今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。僧當與我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，憐愍故！』

「尼羯磨師，應僧中作如是唱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是某甲，從某甲和上尼，欲受具足戒。是某甲，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我今僧中問某甲遮道法。如是白。』應作是言：『汝某甲聽！今是至誠時、實語時，我今僧中問汝，若實言實，若不實當言不實。汝是女不？是人不？非是非人不？非畜生不？非是不能女不？女根上有毛不？不枯壞不？無[病-丙+帶]下病不？非偏不？不二道合不？女根不小不？非是不能產不？非是無乳不？非是一乳不？非恒有月水不？非無月忌不？非婢不？非客作不？非買得不？非破得不？非兵婦不。非吏婦不？非犯官事不？不負他物不？女人有如是等病：癩病、癰疽病、瘖盡病、癲狂病、長熱病，無有如是等病不？父母夫主在不？父母夫主聽出家不？五衣鉢具不？汝名何等？和上尼字誰？』應答言：『我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』『頗有未問者不？若未問者我當更問，若已問者應默然。』即語言：『汝某甲默然。』是中尼羯磨師僧中唱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某甲式叉摩尼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是某甲，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某甲為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如是白。』『大德尼僧聽！某甲式叉摩尼，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戒。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與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誰諸比丘尼僧忍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者默然；不忍者說。是初羯磨竟。』第二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某甲式叉摩尼，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戒。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與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是中誰諸比丘尼僧忍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某甲者默然；不忍者說。是第二羯磨竟。』第三：『大德尼僧聽！某甲式叉摩尼，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戒。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與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誰諸比丘尼僧忍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者默然；不忍者說。是第三羯磨竟。』『僧已為某甲作屬和上尼羯磨，和上尼名某甲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(比丘尼眾應在比丘尼寺中作如是羯磨，作竟即將至大僧寺中二部僧和合與受具戒。)

「將至大僧中一一禮僧足，應教從僧乞受具足戒：『我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今從僧乞受具足戒法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濟度我，與我受具足戒，憐愍故！』第二：『我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我今從僧中乞受具足戒法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濟度我，與我受具足戒，憐愍故！』第三：『我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

我今從僧乞受具足戒法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濟度我，與我受具足戒，憐愍故！』一比丘應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某甲，從和上尼某甲，欲受具足戒。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我當僧中問某甲六法。如是白。』應語彼言：『汝某甲聽！今是至誠時、實語時。我今僧中問汝，實者當言實，不實者當言不實。汝某甲清淨不？汝從出家來順行出家法不？二歲學六法不？比丘尼僧作本事不？比丘尼僧和合已，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未？五衣鉢具不？汝字誰？和上尼字誰？』答言：『我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』『頗有未問者不？若未問者我當更問，已問者汝默然。』『大德僧聽！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，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，順行出家法，已二歲學六法，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，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與某甲受具足戒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如是白。』『大德僧聽！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，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，順行出家法，已二歲學六法，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，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者默然；誰不忍者說。是初羯磨說竟。』第二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，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，順行出家法，已二歲學六法，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，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默然；誰不忍者說。是第二羯磨說竟。』第三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，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某甲自說清淨，順行出家法，已二歲學六法，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，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，五衣鉢具。某甲名某甲，和上尼名某甲。僧當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。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，和上尼名某甲者默然；誰不忍者便說。是第三羯磨說竟。』『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竟，和上尼名某甲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應教言：『若人問：「汝幾歲？」應答言：「無歲。」「何時節？」隨時應答：「若春、若夏、若冬、若閏、無閏。」皆應隨實答是事，汝盡形應憶念。』即應為說三依止法：『汝某甲聽！佛世尊多陀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是知者、見者，說受大戒比丘尼三依止法。比丘尼依是法，得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。何等三？一者依糞掃衣。比丘尼依是，得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。若更得盈長衣，所謂亦麻衣、白麻衣、芻麻衣、翅夷羅衣、繒衣、欽婆羅衣、劫貝衣，如是清淨衣，皆是盈長衣得。是中汝盡形依糞掃衣，能持不？若能當言：「能。」二者依乞食。比丘尼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，若更得盈長施食，若相食、故作食、齋日食、月一日食、十六日食、眾僧食、別房食、請食、若僧、若別請，如是等清淨諸食，皆名盈長得。是中盡形依乞食，能持不？若能當言：「能。」三者依腐棄藥。比丘尼出家受戒，行比丘

尼法。若更得盈長施，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；四種淨脂：熊脂、驢脂、猪脂、鱣脂；五種根藥：舍梨、薑、赤附子、波提、鞞沙、菖蒲根；五種果藥：訶梨勒、阿摩勒、鞞醯勒、胡椒、蓽茇羅；五種鹽：紫鹽、赤鹽、白鹽、黑鹽、鹵樓鹽；五種湯：華湯、葉湯、根湯、莖湯、果湯；五種樹膠：興渠膠、薩闍賴膠、底夜膠、底夜和提膠、底夜和那膠。如是等諸餘清淨藥，是盈長得故。當依腐棄藥，汝盡形能持不？若能當言：「能。」』

「次應說八墮法：『汝某甲聽！佛世尊多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是知者、見者，說是受具足戒比丘尼，得三依止八墮法。若比丘尼於八墮法中，隨所犯一一法，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，如截多羅樹頭畢竟不生，不復增長。比丘尼亦如是，八墮法中隨所犯者，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佛世尊種種因緣，呵責欲、欲想、欲欲、欲覺、欲熱。佛讚歎斷欲、除欲想、滅欲熱。若比丘尼，同入比丘尼戒法，不捨戒、戒羸不出想，隨心受婬欲乃至共畜生，是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種種因緣呵責偷奪法，讚歎不偷奪法，乃至一條縷、一寸納、一滴油，尚不應偷奪。是中佛制，極少乃至五錢、若五錢直。若比丘尼隨所偷事，若王捉、若打、若縛、若擯出，作是言：「汝賊、汝小兒、汝癡、汝墮官罪。」若比丘尼如是偷奪者，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種種因緣呵責殺生，讚歎不殺生。乃至蟻子尚不應故奪命，何況於人！若比丘尼，自手故奪人命、若與刀、若教死、歎死，作是言：「咄！人用惡活為？死勝生，隨彼心樂死！」種種因緣教死、歎死，若作憂多殺、若作頭多殺、作弶、作網、作撥、若作毘陀羅、若作似毘陀羅、若斷氣殺、若墮胎殺、若按腹殺、若推著火中水中、若從高推下、若使道中死、若母腹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加羅羅中生惡心方便令奪命。若以是因緣死者，是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種種因緣呵責妄語，種種因緣讚歎不妄語，是中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，何況故妄語！若比丘尼不知不見過人法，自言：「我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我是阿羅漢向阿羅漢，若阿那含向阿那含，若斯陀含向斯陀含，若須陀洹向須陀洹，若得初禪、第二禪、第三禪、第四禪，若得慈、悲、喜、捨無量心，若得無色虛空定、識處定、無所有處定、非想非非想處定，若得不淨觀、阿那般那念，諸天來至我所，諸龍、夜叉、薜荔伽、毘舍闍、鳩槃茶、羅剎來到我所，彼問我我答彼，我問彼彼答我。」若比丘尼如是妄語者，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以種種因緣呵欲、欲想、欲欲、欲覺、欲熱，佛說斷欲、除欲想、滅欲熱。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，髮際至腕膝已上却衣，順摩逆摩抱抱牽推，舉上舉下捺瘡者，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種種因緣呵欲、欲想、

欲欲、欲覺、欲熱，佛說斷欲、除欲想、滅欲熱。若比丘尼有漏心，聽漏心男子，捉手、捉衣、共立、共語、共期、入屏覆處、待男子來、自身往就，如白衣女。以此八事示貪著相，是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種種因緣呵責惡知識、惡伴黨，讚歎善知識、善伴黨。若比丘尼，知他比丘尼犯重罪，覆藏乃至一夜，是比丘尼，知彼比丘尼若退、若住、若失、若遠去，後作是言：「我先知是比丘尼有如是如是事，不欲自向人說，不欲向僧說，不欲令人知。」作是言：「云何妹自污姊？」是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佛種種因緣呵責惡知識、惡伴黨，讚歎善伴黨、善知識。若比丘尼，知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，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，不休不息，隨順相助。諸比丘尼應語是比丘尼言：「僧一心和合作不見擯，是比丘獨一無二、無伴無侶，不休不息，汝莫隨順。」若是比丘尼，諸比丘尼如是諫時，堅持是事不捨者，諸比丘尼應第二、第三諫，令捨是事故。第二、第三諫時捨者善。不捨者，是非比丘尼、非沙門尼、非釋女，失滅比丘尼法。是事盡形不應作。若能持者當言：「能。」』應語言：『汝從今應善軟心易教化隨順師教。汝某甲已受大戒竟，好和上尼、好阿闍梨尼、好眾僧、好僧坊、好檀越、好行道處、好國土，轉輪聖王所願尚不能得滿，汝今得滿。汝應恭敬三寶：佛寶、法寶、僧寶。應學三學：善戒學、善心學、善慧學。修三脫門：空、無相、無願。勤行三業：坐禪、誦經，佐助眾事。汝勤行是法者，得開須陀洹果門、斯陀含果門、阿那含果門、阿羅漢果門，如青赤白蓮華在水中日日增長，汝等諸善根亦日日增長。餘殘戒法，和上阿闍梨漸漸為汝廣說。』即說偈言：

「『汝得受具戒，　　深知於佛法；
普善真微妙，　　廣大珍寶聚。
天王釋所願、　　轉輪王所願、
閻羅王所願，　　汝今已得滿。
常當勤精進，　　修習諸善法：
勤修行三業，　　當開甘露門。
於一切法中，　　得無障礙慧；
如華日增長，　　汝善根亦爾。
餘殘諸戒法，　　佛世尊所說；
和上阿闍梨，　　當為汝廣說。』
頭面禮僧足，　　右遶歡喜去。」

(一百二十七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城諸居士婦，向阿耆羅河洗浴。先有比丘尼，裸形河中洗浴，諸居士婦呵責言：「不吉弊女，麁身大腹垂乳，何用作比丘尼為？何不反戒作婢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是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裸形露處洗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比丘尼畜浴衣著露地洗。」

爾時諸比丘尼，知佛聽畜浴衣，便廣長作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佛聽畜浴衣，便廣長大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諸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知我聽畜浴衣，便廣長大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欲作浴衣，當應量作。量者，長五修伽陀搩手、廣二搩手半。過是作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欲作浴衣，若過長量、不過廣量，波夜提。若過廣量、不過長量，波夜提。隨過長廣量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二十八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助調達比丘尼，數數易衣服。是時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數數易衣服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數數易衣服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數數易衣服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數數易衣服，波逸提。隨易，隨得波逸提。(一百二十九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有弟子名施越沙，善好樂持戒但喜忘。施越沙摘故衣，不自縫、不使人縫，所摘衣散在異處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摘故衣不自縫、不使人縫，散在異處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

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施越沙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摘故衣不自縫、不使人縫，散在異處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尼作衣極久五夜，應還受。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作衣，極久乃至五夜。過是成者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作衣時過五夜，波逸提。隨過，隨得波逸提。(一百三十事竟)

◎

◎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多畜衣，不分別何者是所受僧伽梨？何者是所受欝多羅僧？何者是所受安陀會？何者是所受覆肩衣？何者所受俱修羅？諸比丘尼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何者是汝所受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會、覆肩衣、俱修羅？」答言：「小住！我問和上尼、問阿闍梨尼、問共活尼。」即往問言：「何著我所受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會、覆肩衣、俱修羅？」諸人答言：「我不知不憶，疑何者是汝所受、非所受？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多畜衣，不知何者是所受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會、覆肩衣、俱修羅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多畜衣，不知何者是所受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會、覆肩衣、俱修羅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尼五夜應看五衣。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五夜不看五衣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五夜不看五衣，波逸提。隨不看，隨得波逸提。(一百三十一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常入出諸家。諸居士婦言：「與我少許衣段，守護小兒故。」是比丘尼即脫衣與。後諸善比丘尼復到是家，諸居士婦言：「與我少許衣段，守護小兒故。」善比丘尼言：「汝等倒語，白衣應與出家人衣，而反從我索。我等受他信施，云何壞他供養？」居士婦言：「汝等慳惜，前有比丘尼來，我索小段，便脫衣與我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

尼，以衣與白衣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以衣與白衣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以衣與白衣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以衣與白衣，波逸提。隨與，隨得波逸提。(一百三十二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月病休止，浣病衣已淨不欲起去，妨餘有月病比丘尼。不得故處，諸比丘尼苦惱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月病休止，浣病衣已淨不欲起去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月病休止，得浣衣竟不欲起去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月病休止，浣衣已淨不起去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月病休止，浣衣已淨不起去者，波夜提。隨不起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三十三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居士，欲與比丘尼僧衣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常入出是家，聞已往問言：「汝實欲與比丘尼僧衣耶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偷蘭難陀言：「比丘尼僧多有衣，厚舉畜腐爛不能用，汝今有事且出城，還更自思惟。」以是因緣故，是衣竟不與比丘尼僧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居士欲與比丘尼僧衣，遮令不與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居士欲與比丘尼僧衣，遮令不與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遮與僧衣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遮與僧衣，波夜提。隨遮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三十四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所望得衣弱，便受迦絺那衣。後時打犍搥捨迦絺那衣，偷蘭難陀比丘尼不欲來，遣比丘尼喚言：「僧欲捨迦絺那衣，汝來！」答言：「不去。」問：「何故不去？」偷蘭難陀言：「我所望衣未得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所望得衣弱，而受迦絺那衣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所望得衣弱，而受迦絺那衣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所望得衣弱，而受迦絺那衣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所望得衣弱，而受迦絺那衣，波夜提。隨所望得衣弱，隨受隨得波逸提。(一百三十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諸比丘尼僧，打揵搥欲捨迦絺那衣。優婆和比丘尼，作僧斷事人，不欲到僧中，遣比丘尼喚言：「善女來！比丘尼僧欲捨迦絺那衣。」瞋言：「我是僧斷事人，何故不問我而打揵搥？我不能去。」即以是因緣故，不成捨迦絺那衣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僧欲捨迦絺那衣，不隨順從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優婆和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僧捨迦絺那衣不隨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僧捨迦絺那衣時不隨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僧捨迦絺那衣時不隨者，波夜提。隨不隨順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三十六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尼僧，打揵搥和合欲分衣。優婆和比丘尼作僧斷事人，不往僧中，遣使喚言：「僧已和合欲分衣，汝來！」答言：「不往，汝遠去。是事非法不正邪事，隨欲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。我是僧斷事人，云何離我分衣？是故不去。」以是因緣故，

僧不得分衣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僧分衣不隨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優婆和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言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僧分衣不隨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僧分衣時不隨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僧分衣時不隨者，波夜提。隨不隨，得波夜提。(一百三十七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比丘尼僧打揵搥和合欲斷事，優婆和比丘尼不往，遣使喚言：「僧已和合欲斷事，汝來。」答言：「汝遠去！我思惟是事，非法不正，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，是故不去。」以是因緣故，僧不成斷事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僧斷事不隨順？」種種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優婆和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僧斷事不隨順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僧斷事時不隨順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僧斷事時不隨順者，波夜提。隨不隨順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三十八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不囑他房舍，遊行聚落中。後失火燒僧坊，諸比丘尼各各自出衣鉢，共相謂言：「出偷蘭難陀比丘尼衣鉢。」有比丘尼言：「偷蘭難陀惡性喜瞋，失言不失、燒言不燒。」都不與出，火燒物盡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不囑他房舍，遊行聚落中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不囑他房舍，遊行聚落中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不囑他房舍，至聚落中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不以房舍囑他，至聚落中，波夜提。隨不囑他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三十九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，棄捨經、律、阿毘曇，誦讀種種呪術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棄捨經、律、阿毘曇，誦讀種種呪術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棄捨經、律、阿毘曇，讀誦種種呪術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讀誦種種呪術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讀誦種種呪術，若是偈說，偈偈波逸提；若是章說，章章波逸提；若別句說，句句波逸提。

不犯者，若讀誦治齒。呪腹痛呪、治毒呪，若為守護安隱，不犯。(一百四十事竟)

佛在舍衛國，爾時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，棄捨經、律、阿毘曇，教白衣兒讀誦種種呪術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棄捨經、律、阿毘曇，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？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棄捨經、律、阿毘曇，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，若是偈說，偈偈波夜提；若是章說，章章波夜提；若別句說，句句波夜提。

不犯者，教讀誦治齒呪、腹痛呪、治毒呪，若為守護安隱故，不犯。(一百四十一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常入出他家。到他家中，居士婦言：「善女！汝掃灑、敷床榻、然火煮食、下食。」是比丘尼即隨所教。更有善比丘尼來到是家，居士婦言：「善女！汝掃灑、敷床榻、然火煮食、下食。」答言：「我是汝婢供養汝耶？今汝等坐，使我執作。」居士婦言：「汝惡性憍慢，助調達比丘尼來，隨我語作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與白衣掃灑、敷床榻、然火煮食、下食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與白衣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與白衣作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白衣使掃地，掃者波夜提；若使灑地、敷床榻、然火煮食、煮羹、下食，作者波夜提。若隨語閉門，突吉羅。(一百四十二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國節日，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，出城至園中，但有諸新婦在家。偷蘭難陀比丘尼，與一家知識，早起著衣持鉢入是家。新婦畏婿來、若婿父母來，於中門外與敷坐，共相問訊便坐。諸新婦頭面禮比丘尼足，現前而坐。比丘尼即為說法，經久閉目便唄，新婦恐婿來見、若婿父母來故，即便起去。第二、第三新婦亦復如是。比丘尼開眼，看見前無人在，心生慚愧捨坐處去。是家近大巷，有諸蔽惡人，入門見其坐床，四顧無人，便偷持去。諸新婦不聞比丘尼聲，共相謂言：「往看在不？」咸言：「不在。」「坐床在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在。」作是念：「比丘尼必持至僧坊中。」遣使索言：「還我床來。」是比丘尼羞瞋故，不復至是家。是居士後於市中見人賣床，即還奪取。遣使語比丘尼言：「以得先床，汝可還來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坐白衣床，不付囑主便去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坐白衣床，不還付主便去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坐白衣床，不還付主便去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坐白衣床，不還付主便去，波夜提。隨不付去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四十三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國有一大臣，淨潔自喜好出他過。語其婦言：「諸比丘尼不淨著弊棄衣，莫聽坐我床上。」婦答言：「爾。」言已便去。偷蘭難陀常入出是家，中前著衣持鉢往到其家，居士婦言：「我丈夫淨潔自喜好出他過，是語我言：『諸比丘尼不淨著弊棄衣，莫聽坐我床上。』」偷蘭難陀比丘尼即便瞋言：「速去！汝等姓勝我耶？家勝我耶？若我不作比丘尼者，汝等當供給我。」即高褰衣坐其床上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不問主人輒坐他床上，如王夫人、如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不問主人坐他床上？」種種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不問主人坐他床上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，不問主人坐他床上，波夜提。隨不問坐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四十四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國節日，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，欲出城詣園林中。諸白衣婦洗浴以香塗身莊嚴頭面，治目塗髮，著新好衣，內外莊嚴具。助調達比丘尼入是家，見居士婦問言：「汝洗浴以香塗身，莊嚴頭面，治目塗髮，著新好衣，內外莊嚴具，欲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欲詣園林中遊戲。」語比丘尼言：「善女！汝能去不？」答言：「能去。」問言：「汝欲乘乘、為當步去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我等為是婢供養汝耶？云何當步？」居士婦言：「汝能上乘不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汝等尚能，我何以不能？」是中有婦女羞夫婿、羞夫婿父母者，便閉車前後。有無婿及父母者，開車而去。諸比丘尼無所畏故，開車大語戲，共相隨去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乘車行，如王夫人、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乘乘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無病乘乘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無病乘乘，波夜提。隨無病乘乘，隨得波夜提。若病，不犯。(一百四十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城王園精舍諸比丘尼，在中庭講堂內土埵上，有立作者、有紡者、有擘治者、有抖擻者、有作縈者、有纏手者。爾時眾多鬪將，到王園精舍，見諸比丘尼種種作，作是言：「若王聞者，諸麁[疊*毛]、細[疊*毛]、雜色[疊*毛]、欽婆羅，如是等物一時多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諸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紡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紡績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紡績，波夜提。若縈、若績、若擘、若抖擻、若纏手，皆波夜提。隨動手，隨得波夜提。方便欲作，突吉羅。若還合縷，一轉一突吉羅。若為縫衣，繩縰乃至六兩，不犯。(一百四十六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得他質錢，腰絡著市中行，有鈴聲出。諸居士聞已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著腰絡行市中，如王夫人、如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著腰絡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著腰絡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著腰絡，波夜提。若作，突吉羅。若治，突吉羅。若與他著，突吉羅。(一百四十七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捉蓋入他舍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捉蓋入他家，如王夫人、如大臣婦。」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。汝實作是事不

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捉蓋入白衣家舍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捉蓋入白衣舍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捉蓋入白衣舍，波夜提。隨捉，隨得波夜提。若倒蓋入，不犯。(一百四十八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比丘尼名修闍多，端正姝好，人所喜見。有一長者兒，名欝多羅，舊相知識，共語共事。是兒住憍薩羅國鉢多羅聚落，是比丘尼為是兒故，離有比丘住處安居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離有比丘住處安居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修闍多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離有比丘住處安居？」種種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離有比丘住處安居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離有比丘住處安居，波夜提。隨離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四十九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安居竟，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安居竟，不於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，波夜提。隨不求三事自恣說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五十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，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，波夜提。隨不求，隨得波夜提。(一百五十一事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尼，無病不往受教誡。是中有比丘尼，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無病不往受教誡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尼，無病不往受教誡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尼無病，不往僧中受教誡，波夜提。」

波夜提者，燒煮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尼無病，不往受教誡，波夜提。隨無病不往受教誡，隨得波夜提。若病，不犯。(一百五十二事竟)

十誦尼律卷第四十六